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算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算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1187959

10位ISBN编号：7501187959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新华出版社

作者：丁晓禾

页数：199

字数：157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后人总是要找前人算账的，历来如此，儿子对父亲也是如此。
反目成仇或者一笑泯恩仇，说的就是算账的结果。
父亲去了青海，三十年一去不归，家庭从此支离破碎，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。
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幼小儿子，一路挣扎过来，母亲老了，儿子大了，眼看苦难即将到头，父亲突然从青海回来了。
这是很要命的事情，要命之处在于原本已归于死寂、归于平静的家庭，又将掀起一场死而复生的波澜。
死了就死了，人都是一个死，无所谓。
死了不想死，死了还想活，麻烦就大了。
这个账本来可以不算。
甚至可以忘却，但是，现在不行了，父亲要回来，大家怎么办，这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事情。
有些事情，作为一个人，是躲不过去的。
基因与生命，人性与历史，谁都回避不了的。
儿子在与父亲算账的同时。
把家族所有人都清算了一遍，包括算账者本人。
无情无义或者有情有义，都一言难尽。
与以往此类小说不同的是，作者以反讽或者解构，颠覆了苦难。
苦难这个怪胎，不但是外在的，也是内在的，不但是大家一起承受的，更是大家共同制造的。
这是一部貌似沉重，其实尴尬，看起来催人泪下，实际上哭笑不得，以父亲这个人类中心人物为核心的家族式的算账体小说。
这是中国第一部写青海劳改犯命运的长篇小说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丁晓禾，男，祖籍萧山，出生杭州，户口金华。
居住北京。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中国书商。
曾策划出版王朔、苏童、莫言、余华、安妮宝贝、皮皮、棉棉的“影响我的10部小说”系列一套7本，广受读者好评；“牛皮纸丛书”石康的《鸡一嘴鸭一嘴》、赵赵的《动什么不能动感情》、陈彤的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书籍目录

1　押送或凭吊2　劳改或青海3　嫁鸡或嫁狗4　隔离或惩罚5　痴呆或老巢6　候补或零蛋7　埋葬或日子8　立功或死鬼9　黄道或乡下10　打仗或回城11　归属或新房12　后事或大头13　魔咒或肿瘤14　逃亡或基因15　结局或开始

章节摘录

1押送或凭吊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，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军分区司令，三八式老干部，离休以后安度晚年，儿女绕身，身体健康，康乐无穷，唯一的愿望是去一趟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，他在那里战斗过，他在那里胜利过，那里留着他的许多生死战友，这个愿望日复一日纠缠着他，召唤着他，有一天他终于上路，到了那里，他突然死了。
这个真实的故事离我很近，让人唏嘘，所以当我听说我父亲突然跑到杭州之江大学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笼罩了我，我想到朋友父亲，虽然朋友父亲是一个老革命，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反革命，两人南辕北辙，大相径庭，但殊途同归，人的死法都差不多，完全有可能异曲同工，凭吊之死，都吊在一根筋上。
那天父亲跑到杭州，拄着拐杖走上之江大学110年校庆的舞台，大典已接近尾声，该出钱的都出钱了，该出力的都出力了，该露脸的都露脸了，该隆重的都隆重了，总之该上台的都上台了，有一个瞬间大礼堂显得十分安静，这时我父亲的拐杖响了。
有网友形容那拐杖声音空空空的，很像一串闷雷从黑压压的人头上滚过，大家抬头看去，一个老头被各种灯光混合成一个很不真实的形象时，他老人家已经开始了口齿不清的演讲。
父亲的开场白是这样的，父亲说，尊敬的领导、尊敬的来宾、尊敬的老师、尊敬的同学、尊敬的校友……父亲的尊敬还没结束，已被一片笑声哗哗啦啦淹没，掌声也七零八落响了起来。
父亲接下来的话大意是这样的，父亲说，我是之江大学民国时期的毕业生，作为一个老之大人，今天能站在这里，感到非常荣幸。
我很赞成，刚才校长先生，对之江大学概括性说的两句话，历尽百年沧桑，再创世纪辉煌。
说得好啊各位，各位，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，辉煌和沧桑都是必须的。
我见证了之大的辉煌，我也见证了之大的沧桑，之大的辉煌就是我的辉煌，之大的沧桑就是我的沧桑，我的沧桑也就是之大的沧桑……父亲的绕口令似的演讲大概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他已经被工作人员一左一右架下台去了。
其实当父亲走到讲台，把拐杖一扔，抖抖索索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纸片，然后又折腾半天，拿出一副老花眼镜，把近视眼镜替换下去时，两位工作人员已经在他身后面面相觑，交头接耳，走来走去了。
当他们确认没有一位丁姓先生的讲话议程，慌乱帮他捡起拐杖的时侯，长枪短炮已蜂拥而上，四面八方对准这位来历不明的讲话嘉宾了。
父亲的背影终于消失在后台，好事的摄影者被工作人员驱赶得在台上团团乱转，有人跳到前台宣布说，因为嘉宾身体不适，需要休息，请大家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庆典继续进行下面的议程，这时礼堂已经人头攒动嘈杂一片了。
这段视频在电视台的新闻中当然不会出现，可在之大的校园网中却被反复播放。
有学生跟帖说：“这位老先生太可爱了，他无疑是今天校庆的明星，为什么不让他把话说完，他想要表达什么呢，欢迎诸位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充分发挥想象力，脑筋急转弯哦。
”有人调侃：“今天校庆大会局面的混乱，完全在于校方反恐意识的薄弱，领导碰头，名人聚头，大家磕头，让一个拐杖老人轻而易举突破，到时候真有一个头破血流，之大精英被一网打尽，谁负责任啊。
”有人讥笑：“那老头完全一个疯子，一个神经病，一个害群之马，光天化日给母校的庆典抹黑，完全是教育体制的自食其果，来人哪，把他拉出去毙了。
”有人直言：“校庆不能是成功人士的专场，更不能是慈善捐款的包场，一所大学的百十年，毕业生平平常常是多数，乌龟王八蛋也不在少数，只要是校友就应该一视同仁，谁都有上台表达心情的权力，说不定老先生要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他不同凡响的经历呢，对于我们晚辈来说，一个人生沧桑比一百个人生辉煌更让人受用，呵呵。
”一位网民叫“大师在此”的说：“老前辈早就有言在先，大学之大，不在大楼，在于大师也。
可据我有限阅历有限眼光，大师通常秘不现身，流于纸上谈兵，呜呼哀哉。
大师身影诡秘，大师秘踪难寻，说不定今天就是大师的灵光一现呢，有哪位高手能追寻这位老先生的出处，说出个来龙去脉，说出个子丑寅卯，之江大学的后生三生有幸了。

拜托，拜托。
”果然有一个署名“大师已去”的帖子比较务实，成为那天之江大学校园网BBS的头条：“据校庆办权威人士透露，今天校庆上的不速之客身份已经查清。
丁无量，男，1923年出生于浙江萧山，1942年考入本校师范学院教育系。
1944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优秀青年抗战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，被国民党青年军203师挑选，弃学从戎，任上尉教官，文职，专事教授孙中山的国父遗训总理遗嘱。
一年后1945年抗战胜利，恰逢203师移师杭州，该老师兄认为自己应该继续完成学业，遂又解甲归学，于1948年7月毕业于本之江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。
1957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获刑五年，押送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某劳改农场，1962年刑满释放，留场就业，据说在青海一呆30年。
以上简历有道听途说之嫌，仅供参考，因为事实无法考证。
又据校庆办可靠人士透露，有关方面与丁老师兄紧急面唔之后，今天下午学校已派专人专车，驱程逾300里，送其回金华老家，想来一切平安。
”网民果然厉害，父亲在网上也劣迹斑斑，无可逃遁。
其实，我是一个基本上没有父亲的人，换句话说父亲对于我仅仅一个代名词而已，从我幼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，父亲消失了，父亲在我人生的要命时期消失了整整30年。
我想，我曾经想了又想，天下没有父亲或者失去父亲的人绝不在少数，没什么稀罕的，没有也罢，人生如常，上帝既然不让圆满，就好好活自己的阴晴圆缺。
问题是我的父亲消失了30年之后又忽然出现了，重归我的人生了，这就又要命了。
要命的方面很多，比如你无法向你的儿子解释，你的父亲的父亲的来龙去脉，你从哪里来，你到哪里去。
比如现在我怎么都想不清楚，一个85岁的老反革命，跑到人家110年的光辉灿烂的校庆上去干什么。
没人邀请你，你自以为是，不是回光返照，不是心怀鬼胎，想凭吊什么，你就无法解释，最后居然又被人押送回家。
看来，反革命永远是反革命，一生都需要押送，倒霉蛋永远是倒霉蛋，一辈子都倒霉。
事实上父亲坐火车去杭州的那天晚上，弟弟就从老家打来电话，说老头子不打一个招呼，忽然失踪了，把老太婆吓坏了。
老太婆说临出门的时候，老头子拿出几年不穿的西装，对着从不照的镜子足足打量了半小时，好像要告别人世的样子。
弟弟说他已经向派出所报案，派出所见怪不怪说，失踪有个时间考量的，不是你们一时见不到，就随便可以下结论的，弟弟急了，公安不急，差一点急出事来。
现在父亲回来皆大欢喜，老太婆开始胡言乱语，弟弟执意要留校方代表吃饭，弟弟说，已经在金华最好的五星级国贸大厦22层订好一个包间，敬请赏脸，以表谢意，一边手忙脚乱给小车司机递烟端茶，点头哈腰给校方代表赔礼道歉。
弟弟说，我们家老头子，脑子有毛病，好端端在家里，偏偏呆不住，一天到晚往外跑，一个失眼，就不见了，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，不过，那是以前的事情了，现在好像基本上老实了，现在好像很少出门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
校方代表摆摆手，又握握手，很严肃地说，丁无量先生年事已高，今后要牢牢管好，弄不好出一点什么偏差，这个责任我们可负不了哦。
之江大学的校车绝尘而去，弟弟给我报平安，我听得云里雾里，上网之后才大致有点明白，父亲这个老反革命，在我的千里之外，在他半个世纪前的母校，又有了新动向。
弟弟在老家，我在北京，弟弟一个星期去父亲家一次，我一年回老家见父亲一次。
弟弟去父亲家是有内容的，春夏秋冬柴米油盐吃喝拉撒，无微不至，这次一堆蔬菜，下次一桶食油，去年一台电视机，今年一台空调机，弟弟很像一个救援机构，好像父亲是一个难民似的。
我见父亲可谓难得，和大多数中国人的子女差不多，仅仅一个形式而已，说来更像一个仪式，见个面，吃个饭，问一声身体呵呵呵，今天天气呵呵呵，聊天都觉得是应酬。
不过有一点我们兄弟俩倒是不谋而合，都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，怎么叫啊，叫不出来。

算起来父亲离开我们那年，我3岁，弟弟1岁，按理我3岁应该会叫爸爸了，但我已没有一点记忆了。
而且爸爸这个东西，即便当时叫过，叫了也是白叫，相隔几十年后忽然让你重新再叫，面对一个陌生的老头叫一个爸爸，好像很荒唐。
你的语言库里从来不用的词汇，怎么调也调不出来的，小我两岁的弟弟估计就更困难了。
同样，那个我们背后称呼为老太婆的，说起来算是我们的后妈，就更难让我们有一个什么标准的称呼了，没法开口的。
老太婆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山村农妇，比父亲小20岁，有短暂婚史，丈夫死后一直独居，没有孩子，父亲回来一年后，母亲去世，他们以前的老同事就撮合老太婆与父亲一起生活了。
虽然母亲的去世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，但我们都觉得老太婆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，把父亲照顾得井井有条，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这个老太婆，父亲现在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。
说起来，父亲有今天，有退休工资，有亲生儿子，有孙子孙女，有半路夫妻，老有所居，老有所养，老天有眼了。
我虽然没有叫过父亲一声爸爸，但我一直认为我对父亲是有贡献的，犹太人有一句谚语说，父亲帮助儿子时，两个人都笑了，儿子帮助父亲时，两个人都哭了。
我不哭不笑，我沉默寡言，但信奉一点人类的格言。
在自己成为父亲之后，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，那次可以说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押送，我把父亲搞回了家。
也许，有的人一辈子都需要押送。
父亲生育了我，我把父亲搞回家，一报还一报，谁也不欠谁了。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“ 告状 ”是带着未明的历史跟自以为可解的现实找茬，《算账》的内在声音是命运的泣血而歌——那是一株顽强的灌木，以长长的阳寿，见证梦想之行的艰危及生命之求的死理。
看似荒谬，实则严正。
父辈与历史周旋出传奇、后人对前代追索出迷魅，互相打量各怀心思，初衷貌似意气狭隘，归落只有慈悲宽宏。
渊博的识见钩沉渊深的心界，苍茫的后视照出苍白的后人。
这部双线捆绑的长篇小说的内在结构犹如麻绳一样结实，语感却又像大麻花一样表皮干脆酥爽、内里筋性柔韧。
在对代际认知的耐心诚恳的态度方面，这部小说不亚于于菲利普？
罗斯的纪实杰作《遗产》。
应该恭贺作者写出了一部大作品。
——施战军（文学评论家 北京大学博士后）

编辑推荐

《算账》由新华出版社出版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